

明代戏曲文学史料概述

吴 书 荫

明代是我国古典戏曲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演戏观剧不只是城市市民的娱乐活动和乡村社火、祭祀活动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达官贵人的享乐需要,他们纷纷蓄养家班,并积极参与戏曲创作和演出活动。在商业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江南,如金陵、苏州、杭州以及福建建阳的书贾,竞相刊印通俗小说和戏曲作品以牟利,一些财力雄厚的剧作家也请名工巧匠刻印自己的作品,从而使大量的剧作、曲选和戏曲论著得以保存和传播,这就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戏曲文献史料。

一、现存明代戏曲述要

(一)杂剧总集和合集

1.杂剧合集和总集

明代杂剧虽然上承元杂剧,但受到南戏和传奇的影响,在体制、曲调和语言风格上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被称为南杂剧。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著录明杂剧523种,庄一拂《古代戏曲存目汇考》增至830多种,其中包括有姓名可考者380余种,无名氏作品450余种。今有传本者不过200多种。

(1)《杂剧十段景》 编者不详。自甲至癸分为10集,每集1剧,即朱有燬《关云长义勇辞金》、《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等8种,以及陈

沂《胡仲渊贬窜雷州》(即《善知识苦海回头》)、佚名《汉相如献赋题桥》2种,今存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绍陶室刻本。由于过去戏曲传本为私家所珍藏,极为罕见,武进董康得此,视为秘籍,请王国维作序,于民国二年(1913)影印百部,以广流传。后来珍本秘籍大量发现,特别是《诚斋乐府》、《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公诸于世,加之国内久佚的《四太史杂剧》在日本被发现(包括杨慎的《洞天玄冥记》、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记》、胡汝嘉的《红线金盒记》、陈沂的《善知识苦海回头记》),因此,《杂剧十段景》已不被学者所看重。但它是现存不搀有元剧的明代杂剧最早的合集,而且也能反映周宪王朱有燬剧作的流传情况,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2)《阳春奏》 明黄正位辑。万历三十七年(1609),黄氏尊生馆刻印,集前有于羸若序。清顾修辑《汇刻书目》载其目,为元明杂剧39种。今仅存残本两种:一种只有3卷,存元杂剧3种(此残本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另一种10卷,收明杂剧10种(此本今存国家图书馆),除汪道昆《大雅堂乐府》4种外,其余为许潮《泰和记》中的《王羲之兰亭显才艺》、《陶处士栗里致交游》、《桓元帅龙山会僚友》、《汉相如昼锦归西蜀》、《卫将军元宵会僚友》、《元微之重访蒲东寺》等6种。《泰和记》按月令演述故事,共24折,每一则谱一古代名人事。今已不见全本,仅在《群音类选》、《盛明杂剧》和此书中保存十六折,而《汉相如昼锦归西蜀》、《卫将军元宵会僚友》、《元微之重访蒲东寺》3折,不见他书所载,为《阳春奏》所独有。《泰和记》在形式上不同于四折一楔子的元杂剧,因“裁制新异”,在体制上有所创新,故吕天成《曲品》将它列入传奇类。

(3)《盛明杂剧》 明末沈泰编。沈泰,字林宗,号西湖福次主人,钱塘(今杭州)人。与剧作家袁于令、祁彪佳、徐士俊(原名翮)等友善。他原本希望海内同好襄助,各出精品,足成百种杂剧,但未能如愿。仅编成《盛名杂剧》初集、二集,每集30卷,各收明人杂剧30种,共收录60种。初集刊于崇祯二年(1629),十四年又成二集,刊印

行世。民国七年(1918)董康诵芬室据明崇祯本精刊初集,民国十四年又刊印二集,收入《诵芬室丛刊二集》。195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诵芬室本重印。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将董氏刻本初集、二集合为一编,分两册影印出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据原刊本影印,2002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沈泰在“凡例”中提出自己的选剧标准:“此集只词人一裔,然非快事韵事、奇绝趣绝者不载。”强调所选作品要雅俗共赏,既要“出风入雅,嘎玉锵金”,又要“偶收鄙秽”、“旁及诙谐”。因此,所选诸作为有明一代重要曲家的名著,如朱有燬的《风月牡丹仙》等2种、王九思的《曲江春》、康海的《中山狼》、冯惟敏的《不服老》、王道昆的《大雅堂乐府》4种、徐渭的《四声猿》4种、梁辰鱼的《红线女》、陈与郊的《昭君出塞》等3种、叶宪祖的《易水寒》等7种、许潮《泰和记》中的《武陵春》等8种、徐复祚的《一文钱》、吕天成的《齐东绝倒》、王衡的《郁论袍》等2种、凌濛初的《虬髯翁》、沈自征的《渔阳三弄》3剧、孟称舜的《桃花人面》、《英雄成败》以及徐士俊的《春波影》等2种。在这60种杂剧中,有32种为其独有,如今成为海内孤本。初集有张元征、徐翮、程羽文的序各1篇,二集由袁于令撰写序文;每剧有沈泰、王世懋等人的眉批。今存明人杂剧的精华,基本上都保存在《盛明杂剧》中。

(4)《古今名剧合选》 即《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和《新镌古今名剧酹江集》的合称。明末孟称舜编。《柳枝集》26卷,收元明杂剧26种,其中明人作品10种(所录《二郎收猪八戒》1种,实为杨讷《西游记》第四折);《酹江集》30卷,收元明杂剧30种,其中明人作品12种,另附《录鬼簿》一卷。孟称舜所作杂剧今存5种,《古今名剧合选》就收有《眼儿媚》、《花前一笑》、《桃园三访》(即《桃花人面》)、《残唐再造》(即《英雄成败》)等4种。此书值得重视之处,卷首冠以孟氏崇祯六年(1633)撰写的《古今名剧合选序》,以及眉批、夹批600多条(其中孟称舜本人的杂剧为陈洪绶、马权奇等批点),是了解孟氏戏

剧见解的重要资料，他推崇元杂剧，以之为评价标准，如评《不伏老》云：“有气蒸云梦、波撼洛阳之概。此剧堪与王洙陂《杜甫游春》曲媲美，置之元人中亦自未肯低眉也。”评《鞭歌妓》云：“今人不及古人者，气味厚薄自是不同。君庸《霸亭秋》、《簪花髻》及此剧皆欲与元人颉颃。今日词人鲜出其右，此剧较彼两剧为更胜者，以其无刻画前人之迹也。”所录诸本与他本也有所不同，皆有益于校勘和考证。这个戏曲选集的传本罕见；在清代就不大为治曲者所知，仅李调元《曲话》偶有涉及，王国维《曲录》也失载。今存明崇祯刻本，1933年春，被郑振铎在北京书肆发现，后为《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影印，公之于世，今又为《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所收录。

(5)《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抄校元明杂剧300多种，因其书斋名脉望馆，故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后为钱谦益的族曾孙钱曾所得，他晚年手编《也是园书目》，将其剧目录入该书，后人又称为《也是园古今杂剧》。这批杂剧数易其主，最后由丁祖荫后人在苏州散出。1938年5月，郑振铎闻讯，由于书贾索价昂贵，无力收购，他担心流失或被日本侵略者劫掠，于是四处奔走，抢救此书，最后以“文献保存同志会”名义用公款买下，归为国有，今藏国家图书馆。清初张远也曾收藏过这批剧本，他在《元明杂剧书后》中说：“右元人杂剧百三十六种，明人百四十七种，又教坊杂编二十种。旧抄者十之八，旧刻者十之二，皆清常道人（赵琦美号）手校，悉依善本改正。中有一二未校者，乃陆君敕先取秦西岩本校勘，朱墨灿然。”（见《无闷堂文集》卷七）据此，《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总数应为303种，但辗转流传过程中多有散失，已非完璧，仅存64册，分装六函。它包括抄本173种，其中有“内府本”92种、“于小谷本”32种，还有49种从未见于刊本，是第一次发现，尤为珍贵；另有刻本69种（息机子刻《元人杂剧选》，即《古今杂剧选》本15种，《古名家杂剧》本54种），总计242种。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原有明人杂剧147种，教坊杂编20

种,今存泰半,只有76种。有作者姓名可考者,如贾仲明、黄元吉、朱权、朱有燬、康海、杨慎、陈沂、徐渭、冯惟敏、陈自得、桑绍良、叶宪祖等人所作杂剧41种,无名氏17种,教坊编演者18种。贾仲明的《吕洞宾桃柳升仙梦》、黄元吉的《黄廷道夜走流星马》、朱权的《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康海的《王兰卿服信明贞烈》、桑绍良的《独乐园司马入相》等都是首次发现。书中所收陈沂的《善知识苦海回头》,虽然有《杂剧十段锦》戊集本,两本对勘后发现,此本第四折【越调斗鹌鹑】曲“巍巍乎魏阙天高”下插入一段〔外按喝上云〕说白,为《杂剧十段锦》本所无。所谓“按喝”,指戏曲演唱到精彩处,突然插入另一演员(此人非剧中角色)将表演暂时按住,向观众表白一番,以此邀赏。它所保存的这条史料,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早期杂剧的演出情况。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所收“内府本”92种,都是歌功颂德的承应戏,虽然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不足取,但每剧之末,附有比较详细的“闯关”。“闯关”载明登场人物及其应穿戴服饰、鞋帽、髭髯的式样,以及各种砌末,反映了明代宫廷演出的实际情况。这些穿戴既取之于明代的服饰,又吸收了明以前的装束,式样繁多,丰富多彩,经过艺人长期演出实践而加以戏曲程式化。它们不仅适用于演出某个朝代的戏,而且通用于各个朝代的历史故事剧的演出,为研究戏曲舞台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内府本为演出用,故不在意作者和剧名,时有错误或脱漏,赵琦美对所藏剧本都予以校订,除校勘文字讹误外,还考订作者、补写或改正剧名。他每校迄一剧,都写下简短的跋语,时有自己的评论,如《司马相如题桥记》末跋云:“于相公云:不似元人矩度,悬隔一层。信然。”

郑振铎对脉望馆抄校本杂剧的发现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现。”(《西谛书话》下册《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孙楷第也从收藏、册箱、版本、校勘、编类等方面,作了详细地考订和研究,1940年国立北平

图书馆《图书季刊》杂志出专刊发表其专著《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次年出单行本，后来又经过修改增订，更名为《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1953）。郑振铎从这批杂剧中选择144种，由王季烈编为《孤本元明杂剧》，193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又据原纸型刊印。每剧都写有“提要”，或辨明作者，或考查本事，或简述剧情，或评鹭关目和词曲，不少看法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已影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

（二）传奇总集和合集

传奇上承宋元南戏，发展成明清戏曲文学的主要形式，作家辈出，作品众多。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著录，明传奇有姓名可考者618种，无名氏作品332种，总计950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又有所增加，其总数约在1200种左右，如今所存也不过200多种。

1. 传奇总集

（1）别本《绣刻演剧》 明代万历年间，戏曲出现空前繁荣的盛况，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和演出的需要，南都金陵书坊唐氏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唐锦池、文秀堂等，刊印了大量传奇剧本。“后其书版殆归唐氏，始汇印为是编，总为6套，每套10本，都60本。每套前有书衣一叶，题《绣刻演剧第几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曲类”）这应该是最早的“六十种曲”。为了不与毛晋汲古阁的《绣刻演剧》相混淆，有的学者冠以“别本”二字以示区别^①。传本极为罕见，北京图书馆原度藏一部，每册1剧，存剧52册，当非全帙。1941年，为避免日本侵略军掠夺，其中45册，随该馆大批珍本运往美国寄存，现存台北中央图书馆。还有20卷，七册七剧，即《香囊记》、《荆钗记》、《浣纱记》、《琵琶记》、《易鞋记》、《寻亲记》和《金貂记》，因装箱时遗漏，未被带走。南京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残本《绣刻演剧》，为“第四套”，10册28卷，计有《水浒青楼记》、《虎符记》、《白

袍记》、《鹦鹉记》、《紫箫记》、《玉环记》、《千金记》、《灌园记》、《还带记》、《白蛇记》。其中《水浒青楼记》、《千金记》为他本所无。上海图书馆另有《白兔记》、《双忠记》2种。至此,可知别本《绣刻演剧》,今存173卷,56册,尚有4册4剧,即《琴心记》、《东窗记》、《升仙记》、《牧羊记》等,也可用现存其他富春堂本补齐。

别本《绣刻演剧》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万历时金陵唐氏书林所刻戏曲几乎囊括在此集中,如为学者看重的富春堂本,据说号称百种,存世不过30多种,而此书原收约30种,今存25种。唐氏刻书各个时期版式都不一样,每书都配有大量绣像插图,为研究明代戏曲版本、版画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所存56种剧作,有《赵氏孤儿记》、《高文举珍珠记》、《投笔记》、《鱼篮记》、《袁文正还魂记》、《胭脂记》、《易鞋记》、《惊鸿记》、《双红记》等28种,大多是民间弋阳腔的演出本,为汲古阁《六十种曲》所无。其中不少是稀见本,甚至是孤本,如《水浒青楼记》仅吴梅原藏有,后毁于战火,而保存在此书第四套中富春堂刊本就显得特别珍贵;又如《重刻出像浣纱记》、《玉簪记》与他本也不同,可作为考察这两种传奇版本流传情况的参考。

(2)《绣刻演剧》(即《六十种曲》) 明末毛晋汲古阁刻,也分为6套,每套10种,都120卷。因非一时所刻,故未题《六十种曲》名,书前既无总序,也没有列总目。只在每套第1种的扉页上标出“第几套”,再列出10个剧的名称。扉页后有“弁语”一篇。这种版式划一、行款精整的原刻本,流传至今已无全帙,多为单行零本,可谓凤毛麟角,被公私收藏家所珍藏,国内以吴晓铃收藏最多,约有30多种,今归首都图书馆庋藏。康熙年间,出现一种重印本,有“汲古阁订”字样,才始称“六十种曲”。仅剩“演剧首套弁语”,其他5篇佚失;剧本排列顺序,除第1、第3、第5诸套外,其他各套均被打乱,显然已非旧观。清代以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本最为流行,然此本文字漫漶,页数次序,尤多舛误。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据此校点排印出

版。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用开明书店本纸型重印,请吴晓铃校订,并调整了剧本排列次序,恢复了原刻初印本的本来面貌。又辑得4篇“弁言”补入集中,然而第六套“弁言”尚未发现,暂付阙如。1958年、1982年中华书局两次据以影印,这是目前最为完备、最为流行的《六十种曲》。另外复旦大学图书馆尚存清石韞玉批校《六十种曲》残本一部,存《幽闺记》、《明珠记》、《红拂记》、《还魂记》等26种52卷。

《六十种曲》中除《西厢记》为北杂剧外,其余59种为有明一代各个时期南戏和传奇的代表作,如《琵琶记》和“荆、刘、拜、杀”被公认为五大南戏,收入此集中的刊本都经过明人改编而传奇化,但犹可反映元末明初南戏发展的风貌。《千金记》、《精忠记》、《八义记》、《三元记》、《绣襦记》是明代前期的剧目,脍炙人口,一直传唱不衰。汤显祖是明代的戏曲大家,不仅选了他的全部作品,还兼收硕园改本《牡丹亭记》,这并非编者独崇尚于汤氏,而是谈明曲者莫不瓣香临川,以其为宗。《红拂》、《浣纱》、《鸣凤》、《玉簪》、《义侠》、《红梨》诸记,都是昆山腔剧目中的精品,名噪一时,传播遐迩。而《西楼记》则是明末的重要作品,演出几无虚日,有压倒《燕子》、《春灯》之势。《狮吼记》的谐谑,《东郭记》的讽刺,皆令人捧腹,是传奇中别一格调,为喜剧中的佳作。还有不少剧作虽囿于才子佳人戏的俗套,缺乏新意之笔,但其中或以音律见长,或以场上为工,或以单折为人所见赏,也都兼收并蓄。又如“以时文为南曲”的《香囊记》,以骈俪著称的《玉玦记》,对明曲骈俪派的形成起过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尽管为时人所指斥,但它们在戏曲史上不容忽视,还是录入集中。总之,这部《六十种曲》的选目,既有所突出和侧重,又顾及到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审慎和妥善的选本。此书所收《精忠记》、《八义记》、《三元记》、《春芜记》、《怀香记》、《彩毫记》、《运甓记》、《鸾镜记》、《四喜记》、《投梭记》、《赠书记》、《双烈记》、《龙膏记》、《双珠记》、《四贤记》以及硕园改本《牡丹亭记》等16种,此前未曾全部刊

刻,虽有个别印行过,但不见传本存世,因此,它们是弥足珍贵的孤本。《六十种曲》是继《元曲选》之后,又一部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的古代戏曲作品集,它们交相辉映,堪称曲选中的双璧。但编者对喜闻乐见的民间戏曲则采取排斥态度,是这个戏曲集最大的缺憾。黄竹三、冯俊杰主编有《六十种曲评注》,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2. 传奇合集

(1)《李卓吾评传奇五种》 10卷10册,明万历刻本。此书原为郑振铎藏,今存台北中央图书馆。“五种传奇为:《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其中《金印》、《鸣凤》、《香囊》三剧尤罕见。图版精良,触手若新。《浣纱记》首有三刻五种传奇总评,甚关重要”(《西谛书话·劫中得书记》)。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曾说:《金印记》、《绣襦记》“尚有明万历间刻李卓吾批评本,惟不详收藏者”。此书所收这两本或者就是他所指。但卓吾评剧仅《西厢》、《琵琶》、《拜月》、《红拂》、《玉合》等数种,不少为叶昼伪托,明人钱希言已经在《戏瑕》卷三《贻籍》中指出:“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模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

(2)《绣像传奇十种》 明文林阁编辑,据万历间金陵文林阁刻本覆刊。20卷10册。收明传奇10种,即《牡丹亭记》、《蕉帕记》、《四美记》、《鱼篮记》、《义侠记》、《浣纱记》、《云台记》、《珍珠米糲记》、《易鞋记》、《袁文正还魂记》。这十五种传奇也见于别本《绣刻演剧》。像《四美》、《鱼篮》、《云台》、《珍珠》、《易鞋》、《还魂》诸记,今传诸本皆源自文林阁刻本。此书原为王国维所有,今收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室。

(3)《墨憨斋传奇十种》 明冯梦龙辑,明末刻本。凡20卷。所收《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双雄记》、《万事足》、《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等。除《双雄》、《万事足》两剧

为冯梦龙自己创作外,其余都是冯氏改定张凤翼、史槃、汤显祖、余翘、李玉诸人之作。此书还有清铁瓶书屋重印本、明末刻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本(更名为《墨憨斋新曲十种》)传世。另有明末刊刻的残本流传,如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有《墨憨斋重定传奇五种》(即《梦磊记》、《洒雪堂》、《酒家佣》、《新灌园》、《人兽关》)和《墨憨斋重定传奇四种》(即《楚江情》、《双雄记》、《梦磊记》、《洒雪堂》)。冯梦龙为了“正时尚之讹,挽剧坛于靡滥”,对数十种剧作进行整理和改编,使其能“案头场上两擅其美”。今可考知者仅有17种,196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在上述十种外,又收入《风流梦》、《邯郸梦》、《人兽关》、《永团圆》等4种,总计14种,编为《墨憨斋定本传奇》影印出版。另有5种改本,《三报恩》、《杀狗记》未收;《双丸记》、《占花魁》、《一捧雪》已佚。如果没有冯氏的改本,史槃的《梦磊记》、梅孝己的《洒雪堂》、李梅实的《精忠旗》等,都难以流传下来。冯氏在每个改本上都写有眉批,大多数改本都有序和总评,表达他对于戏曲创作和改编的意见,是研究冯梦龙戏曲思想的可贵资料^②。

(4)《玉夏斋传奇》 原为明崇祯刊刻的《十种传奇》,清初玉夏斋重印时,改为今名。两种刻本俱存,凡22卷,所收明人传奇九种,即《喜逢春》、《春灯谜》、《鸳鸯棒》、《望湖亭》、《荷花荡》、《花筵赚》、《长命缕》、《金印合纵记》、《凤求凰》,以及杂剧《四大痴》一种(包括酒、色、才、气四剧)。《喜逢春》、《望湖亭》、《荷花荡》、《长命缕》、《金印合纵记》诸剧比较罕见。清啸生《喜逢春》第17出《封爵》写努尔哈赤率兵犯宁远、锦州,被明军统帅袁崇焕击败,努尔哈赤气急,背发疽而死。据清王先谦《东华续录》载: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辛酉,乾隆皇帝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金堡所著《遍行堂集》,韶州知府高纲曾为此集作序并为募资刊行,于是下令搜查其子高秉家,查抄出《喜逢春传奇》,因有违碍而被禁毁。《喜逢春》列于十种之首,浙江巡抚不分清红皂白,于乾隆五十三年,又将《十种传奇》列为《禁书总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十分春色》,不著编者,

所收剧目与《玉夏斋传奇》相同。

(三) 戏曲总集

《复庄今乐府选》 稿本，姚燮编。原书卷数不详，清蔡鸿鉴《文榷二编叙》云500卷，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今存395种632卷。共装订为192册，浙江图书馆藏110册，宁波天一阁藏56册，国家图书馆藏2册。这是《古本戏曲丛刊》之前规模最大的一部以戏曲为主体的总集。此书分为衢歌、弦索、杂剧、院本、散曲、耍词等六大类，杂剧、院本、散曲诸类下更细分出元、明、清三朝。其中所谓院本即南戏和传奇。明人戏曲作品所收杂剧25种、传奇71种（佚12种）。其中史槃的《双舫缘》（即《合纱记》）、磊道人和癯先生的《撮盒圆》，均不见传本，但其佚曲却保存在此书，前者录有《投纱》、《惊噩》、《争婚》3出（见第68册），后者则有《冤寓》、《订友》等13出（见72—73册）。袁于令的《珍珠衫》，仅在沈宠绥的《絃索辨讹》中收有《歌动》1出曲文，而此书收录《歌动》、《哭花》两出（见第87册）。书中保存有大量姚燮的校记、题识和评语，是研究姚氏本人和入选作家作品的重要文献资料^③。由于学者不易见到此书，故未能引起重视和利用。据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也藏有抄本《复庄今乐府选》67卷16册，包括衢歌《迎銮新曲》5种6卷、絃索《董西厢》4卷、元杂剧《汉宫秋》等61种57卷。

(四) 戏曲选集

明代戏曲选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选录一部戏中的一出或数出的戏曲选集，如明郁冈樵隐辑古、积金山人采新的《缀白裘合选》；另一类则以剧曲为主，兼收供清唱用的散套、小令及时调小曲，如明方来馆主人辑《万锦清音》。早在明代正德、嘉靖时，就有《盛世新声》和《风月锦囊》的刊行，而大量出版通俗小说和戏曲书籍却在万历时期。为了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满足广大观众的喜好，当时南京、福建等地的书坊，竞相编选“时兴新曲”，一些剧作家和审音度曲之士也推波助澜，遂使刻印戏曲选集蔚然成风，其流风

余韵一直延续到清代。仅福建建阳麻沙书坊就刻印过300多种戏曲选集,今海内外所存明刊曲选也不过四十多种。可惜泰半流散到海外,成为难得一见的孤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郑振铎、向达、王重民、刘修业、王古鲁等趁出国交流或访书的机会,都非常留心寻访并关注此事。其中傅芸子(傅惜华之兄)尤为突出,1932年旅日时,在日本的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中,发现一些未见著录的孤本秘籍,其中戏曲选本就有《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大明春》等,并撰文《东京观书记》、《内阁文库读曲记》、《释滚调》等(见《白川集》,东京文求堂1943年版),对其曲目、佚曲、版刻(并附有各书书影)加以介绍,使国内治曲学者大开眼界,开始重视坊间所刊刻曲选的学术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也准备在前九集出齐后,就着手编辑出版《戏曲选集丛刊》,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实现。后来台湾大学王秋桂汇编《善本戏曲丛刊》,将散失在海内外的明清孤本戏曲选集搜集影印,1984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刊行前三辑,之后又编有续集问世,深受海内外学者的欢迎。

《善本戏曲丛刊》的前三辑,第一、二辑为明代戏曲选集,第三辑为明蒋孝编《旧编南九宫谱》、清徐于室、纽少雅订《九宫正始》等6种重要的曲谱。第一辑包括:(1)《乐府菁华》凡12卷,明刘君锡辑,万历二十八年(1600)书林三槐堂王会元刻本;(2)《玉谷新簧》(原名《玉振金声》)5卷,明吉州景居士编,万历三十八年书林刘次泉刻本;(3)《摘锦奇音》6卷,明龚正我编,万历三十九年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刻本;(4)《词林一枝》4卷,明黄文华选辑,万历间福建书林叶志元刻本;(5)《八能奏锦》凡6卷(今存1、3两卷),明黄文华编,万历间书林爱日堂蔡正和刻本;(6)《大明春》(别题《万曲长春》)6卷,明程万里选,万历间福建书林金魁刻本;(7)《徽池雅调》2卷,明熊稔寰编,万历间福建书林燕石居主人刻本;(8)《尧天乐》2卷,明殷启圣编,万

历间福建书林熊稔寰刻本;(9)《时调青昆》4卷,明黄儒卿选,明末书林四知馆刻本。第二辑收有:(1)《乐府红珊》16卷,明秦淮墨客选集,万历三十年唐振吾刻,清嘉庆五年(1800)积秀堂覆刻本;(2)《吴歙萃雅》4卷,明梯月主人(即周之标)辑,万历四十四年长洲周氏刻本;(3)《珊珊集》4卷,明周之标编,明崇祯刊本;(4)《月露音》4卷,明凌虚子编,万历间刻本;(5)《词林逸响》4卷,明许宇编,天启三年(1623)萃锦堂刻本;(6)《怡春锦》(别题《缠头百练》)6卷,明冲和居士编,崇祯间刻本;(7)《万锦娇丽》,残存风集1卷,旧题明汤显祖辑,白云道人编,明末刊本;(8)《歌林拾翠》初集、二集,不分卷,4册。明无名氏编,清顺治十六年(1659)奎璧斋、宝圣楼刻本。1987年,又将《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影印出版。此书简称《风月锦囊》,别称《全家锦囊》,共42卷,明徐文昭编辑。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本。孙崇涛、黄仕忠有《风月锦囊笺校》、孙氏另有《风月锦囊考释》,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在欧洲讲学时,从丹麦皇家图书馆和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访寻到三种孤本明代戏曲选集,即《新镌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由他和复旦大学李平共同编辑成《海外孤本晚明戏曲选集三种》,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三种曲选与《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的版刻形式一样,都是三截版,上下两栏为戏曲,中栏为散曲和俗曲。《玉树英》5卷,明黄文华选集,书林余少岩绣梓。收录明初南戏以及传奇散出106出。《乐府万象新》前后集,各四卷,明阮祥宇编,书林刘松甫梓。今仅存前集,收录南戏及传奇散出61出。《大明天下春》编者不详,今存4至8卷,收录明初南戏及传奇散出97出。像《双节记》的“可兰描像”、《焚舟记》的“孟明习武”、“百里视别母从征”、《忠谏记》的“文拯锄奸”、《忠荇记》的“解晋获罪分离”、“解家赴谪辽东”等不见于他书著录。这三种孤本曲选的和影印,不仅丰富

了晚明的戏曲遗产,也为研究明代的青阳腔和清理明代戏曲剧目,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明代传奇作品丰富多彩,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鄙视、禁毁和兵燹等原因,绝大多数都已散失,幸亏在选本中保存了大量的佚曲资料,如明胡文焕编辑的《群音类选》(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虽已佚失7卷,尚存39卷,但仍然收有157种剧目的散出曲文,其中59种为明传奇罕见的剧目,通过这些佚曲才使我们得以了解某些剧作的名目或部分内容,不至于湮没无闻。吴书荫又从39部明清戏曲选本中辑出126种传奇佚曲目。^④由此可见,戏曲选本的文献价值弥足珍贵,是戏曲佚曲辑佚的渊薮,戏曲古籍校勘、整理的重要参校本。这些选本保存下来的众多剧目,不少作品经受不住历史长河的筛滤和淘洗,已经黯然失色而被人所遗忘。但是,仍有一大批折子戏并没有失去原有光泽,经过历代艺术家不断精雕细琢和移植改编,成为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艺术精品,是一笔宝贵的戏曲文化财富。纵观这些选本,在它们的书名上不是冠以“昆弋雅调”,就是“徽池雅调”,还有什么“时调青昆”,可谓名目繁多,固然是书商为了牟利,故意花样翻新,招徕读者;然而,也反映出晚明舞台上除雄踞正统地位的昆腔外,还有弋阳、青阳、徽池雅调等各种声腔与之角胜。他们各自以其独有的特点争奇斗艳,展现出明代戏曲诸腔竞奏、流派纷呈的盛况。如王古鲁的《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摘锦奇音》、《词林一枝》、《玉谷调簧》、《八能奏锦》中辑录12种剧目的12出折子戏,除《琵琶记》之外,像《招关记》的《伍子胥过招关》、《同窗记》的《山伯千里期约》、《和戎记》的《昭君亲自和戎》、《长城记》的《姜女亲送寒衣》等都是民间流传的稀见作品,可以通过对这些剧作的溯源和演变的考证,了解这些剧目在后世的传承和影响。选本中的大量折子戏以及各种声腔的宝贵资料,

都有待深入发掘,以期拓宽研究领域,掀开戏曲史研究的崭新一页。

二、明代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一)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

现存的明代戏曲作品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具文献研究价值,因此,对它们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是戏曲文献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早在20世纪初,刘世珩将其所藏善本戏曲编辑成《暖红室汇刻传奇》(1919)、吴梅继之刊刻《奢摩他室曲丛》(1928),其中都收录了明代著名曲家的作品。可是大规模搜集编刊明代戏曲作品和戏曲论著,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1.《古本戏曲丛刊》

刘世珩、吴梅所编刻的传奇和曲丛,嘉惠学林,功不可没。但毕竟是私家所为,规模有限。郑振铎早就有志于将传世古典善本珍槧编印流通,使之化身千百,得以合理保存和利用。1952年,郑氏身居文化学术界的领导,才有条件使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现实。他召集志同道合的学者赵万里、傅惜华、杜颖陶、吴晓铃等组成编委会(后又增加阿英、赵景深、周贻白),征集各大图书馆和私人所藏剧本,打算搜集千种,编辑影印出版,供给研究者使用。《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和二集,分别于1954年和195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三集于1957年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四集由商务印书馆刊印于1958年,这一集主要收录《元刊杂剧三十种》、各种明刻本的元明杂剧集以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本着“求全求备”的原则,不嫌其重复,一律收入;因此,今存明代杂剧基本上都包含在其中。至于明代传奇作品主要收在初、二、三集中。初集103种,除去元杂剧《西厢记》一种3部、明杂剧3种7部以及宋元南戏7种9部外,剩下明初南戏和传奇84种。传奇名家张凤翼、梁辰鱼、高濂、汤显祖、梅鼎祚、徐复祚的代表作品,都收集在此集中。所收各剧都比

较注重版本,像富春堂、世德堂、容与堂的刊本即非常罕见,吴兴闵氏、凌氏的套印本也极为难得。二集100种,主要是万历时期文人创作和修订、改编之作,或展示才情,或崇尚本色,都兼收并蓄。三集100种,以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品为主,苏州派作家的剧作尤夥,况且大多数是梨园抄本,可见这些剧作流传于舞榭歌台,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另外,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的《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主要收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作品,其中补收明人传奇《性天风月通玄记》、《断发记》、《葛衣记》、《锦西厢》、《李丹记》、《芙蓉记》和《凌云记》等7种。可以说,现存明传奇基本上都已收罗到《古本戏曲丛刊》中,“今有此巨帙陈之案头,搞晚明戏曲的人当不会有书阙有间之叹了。”(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前四集编辑时,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未能将散失在海外的珍本秘籍收罗进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随着改革开放,文化交流增多,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继续编印《古本戏曲丛刊五辑》时,特意将日本神田喜一郎所藏《断发记传奇》、香港大学罗忼烈所藏《凌云记》以及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环翠山房十五种曲》中有关李玉、朱素臣等明末清初曲家的剧作收入本集。像国内已无传本而流入东瀛者,如边三冈的《芙蓉屏记》、王衡的《葫芦先生》、孙学礼辑校《四太史杂剧》(其中胡汝嘉《红线金盒记》尤为可贵)、叶宪祖的《渭塘梦》、《琴心雅调》、《三义成姻》、青山高士的《盐梅记》、昭亭有情痴的《花萼楼传奇》等,也均系海内外孤本,还未能收录进去。《盐梅记》,1998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前有康保成的《孤本明传奇〈盐梅记〉述略》),其他几种总有一天也会得到刊印流传。

此外,台湾陈万鼎主编《全明杂剧》(台北鼎文书局,1979),共收录明杂剧168种,所选多系善本或具有代表性者,书前有各剧提要。林侑荫主编《全明传奇》(台北,天一出版社,1983)及《续编》(1996),上起元明之间,下迄明清之际,所选大抵善本或孤本,偶尔

也收录同剧的不同刊本。两书所收还不够齐全,所谓《全明传奇》实际上将《古本戏曲丛刊》中的明传奇抽出影印,又增加了《金花女大全》、《荔镜记》、《凌云记》3种《古本戏曲丛刊》失收者,以及据《墨憨斋定本传奇》影印的《灌园记》、《楚江情》、《永团圆》、《女丈夫》、《量江记》、《人兽关》、《邯郸梦》等7种,其印刷质量远逊于原影印本,特别是将每种影印本传奇的扉叶(载有记录版刻的牌记)删掉,使读者分不清是何种版刻。现存明人戏曲比较眉目清楚,编纂明人戏曲总集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有待于编辑收罗齐全、校勘精良、印刷上乘的《全明杂剧》和《全明传奇》,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值得信赖的文本。

2.《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戏剧类”

王国维曾在他的《宋元戏曲考序》中,批评两朝史志与《四库全书》集部,均不著录戏曲,“即使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或焉。”过去被封建统治者鄙视的戏曲,如今已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有鉴于此,近年新出的《续修四库全书》,专门增设“戏剧类”,所收杂剧、传奇及其全集、选集,包括《元刊杂剧三十种》至清代的《梨园集成》,已经将古代戏剧作品囊括殆尽,其中明代总集有《盛明杂剧》、《古今名剧选》、《六十种曲》;选集有《风月锦囊》、《词林一枝》、《群音类选》、《乐府红珊》、《摘锦奇音》、《大名春》、《南北词广韵选》、《乐府遏云编》、《南音三籁》、《缠头百练》等,还有许多戏曲名家的代表剧作以及重要的曲评、曲话、曲目、曲韵、曲谱之类的著作,都选择善本,影印收入该书集部。徐复祚辑的《南北词广韵选》(清人精抄本)、槐鼎、吴之俊编选的《乐府遏云编》(明刊本)均系孤本,是首次公之于世,以飨广大读者。

3.《明本潮州戏文五种》

潮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受宋元南戏影响,元末明初,在广东潮汕地区民间曲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剧种,广泛流行于

粤东、闽南、港澳地区以及台湾省，并被华侨远涉重洋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同样也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1958年在揭阳县明墓中发现嘉靖年间抄本《蔡伯喈》；1975年又在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又在英国牛津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相继发现国内已失传的嘉靖刻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附刻《颜臣》）、万历刻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万历刻本《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由杨越、王贵忱等哀为一编，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填补了潮剧史的空白，而且也是研究明代戏曲及跨国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

4.《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曲论史料的汇集和刊行，早在1917年就引起董康的重视，他的诵芬室刊印了《读曲丛刊》，收录徐渭《南词叙录》、魏良辅《曲律》、王骥德《曲律》等七种。从1921年至1940年，陈乃乾、任讷等陆续编印《曲苑》、《重订曲苑》、《增订曲苑》以及《新曲苑》等。因为缺乏系统整理，收罗也不够精善和齐备，《曲苑》甚至误将梁辰鱼的散曲集《江东白苎》也收录其中。1959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对上述诸书进行删汰和补充，重新编纂成《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10集，共10册，收录唐至清代的戏曲论著48种。不仅对每部入选论著都择善而从，加以校勘，而且撰写了提要，介绍作者、内容和版本流传情况，是一部辑录比较完备、深受读者欢迎的戏曲史料丛书。其中明代论著17种，如：贾仲明《续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徐渭《南词叙录》、李开先《词谑》、何良俊《曲论》、王世贞《曲藻》、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沈德符《顾曲杂言》、徐复祚《曲论》、凌濛初《谭曲杂札》、魏良辅《曲律》、沈宠绥《絃索辨讹》和《度曲须知》、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等。这些著作既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探讨，对当时戏曲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也不乏有独到见解的漫谈和札记，还有大量的有关剧作家、演员的

掌故、剧日本事和曲词的考订,保留了丰富的戏曲史论的资料。它们大致以时代先后排列,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戏曲发展的历史轨迹。由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编辑出版时,某些新发现的论著尚未披露^⑤,因此,中国戏剧出版社已经约请吴书荫对这套丛刊作了修订,予以更换和补充,即将重新排印出版。八十年代以后,陆续有陈多、叶长海的《王骥德曲律》注释(1983)、李复波等的《南词叙录注释》(1989),汪效倚从《鸾啸小品》和《亘史》中新辑出的《潘之恒曲话》(1988),以及吴书荫的《曲品校注》(1990),这些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整理本,在它们的注释里征引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二)戏曲作家全集、作品专集和研究资料汇编

戏曲研究除了戏曲作品文本外,诗文集是研究作家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戏曲研究重心由元杂剧转向明清传奇,需要有比较完备的史料供研究工作使用,因此,明代重要曲家的全集或专集重新整理和编定,专题研究资料的汇编,就引起广大研究者的关注。

1.全集或作品专集的整理和编定

(1)《徐渭集》 程毅中等编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主要以《徐文长三集》、《徐文长佚稿》、《徐文长佚草》为底本,另将《盛明百家诗》中的《徐文学集》、《一枝堂稿》及从各种书画题记中辑佚的作品,编为“补编”,《四声猿》从《徐文长三集》抽出别为一编。校订和鉴别都比较认真。但未将《南词叙录》收入,而抄本杂剧《歌代啸》,别题“虎林冲和居士”作,显然非徐渭所撰,将其阑入集中,未免令人遗憾。《四声猿》,另有周中明的校注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汤显祖集》的编校,第一、二册为徐朔方笺校的诗文集,三、四册为钱南扬点校的戏曲集。1998年,徐朔方在《汤显祖诗文集笺校》的基础上重新编订出版了《汤显祖全集》,它囊括汤氏现存所有诗文作品和戏曲作品《临川四梦》,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全集。作者用力最勤的是诗文笺注,广征博引,梳

理和考证许多作品的人事关系,并对戏曲史上的“汤沈之争”、汤氏剧作的声腔等重大学术争论问题,都能正本清源,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由于汤显祖交游广泛,诗文作品宏富,《全集》的笺注,难免有顾此失彼、疏于考订之处。汤氏剧作除《邯郸记》尚不见有注释本外,其他如胡士莹的《紫钗记》注(包括《紫箫记》)、徐朔方的《牡丹亭》注、钱南扬的《南柯记》注,都是名家注名剧,颇有影响。

(3)《冯梦龙全集》 魏同贤主编。全书22册,卷帙浩繁,校订审慎。它由一批学者通力合作,进行校点整理,并融入了最新学术成果。

(4)徐朔方辑校的《沈璟集》(1991)、吴书荫编校的《梁辰鱼集》(1998),也都是戏曲家文集整理的重要收获。除此之外,戏曲作品专集则有徐凌云等《阮大铖戏曲四种》(1993)、隋树森等《张凤翼戏曲集》(1994)等。

2. 专题研究资料汇编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专题戏曲研究资料集中刊行的时期,涉及到明代的有:

(1)毛效同等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986)、徐扶明的《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1987),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前者可能由于编者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是在资料的搜集和考释方面比较欠缺;二是体例也不一致,甚至把汤显祖的佚文也编入其中。徐朔方《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对编者的学风曾予以批评,并补充自己多年积累的50篇未收的材料篇目。汤氏作为诗文和戏曲名家,留下有关他的生平、交游、作品评论及演出的资料十分丰富,有待于编辑出能反映汤氏全貌的资料汇编。徐扶明的《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是关于明代戏曲名著的专题资料,前人还没有辑录过,此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收罗丰富,考释精当,从“剧本”、“评论”、“演唱”、“影响”四个方面,反映了《牡丹亭》在明清两代流传的情况。

(2)《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1987) 赵景深、张增元编。从方志中辑录曲家资料,始于叶德均、赵景深,张增元紧步后尘。此书收录元明清三代曲家658人的传略(其中142人未见他书著录),罕见曲目100种。其中明代曲家就有155人,他们许多人名不见经传,生平材料极少发现,这些传略的披露,为考订作家作品提供了新资料。

(3)《青阳腔剧目汇编》(1991) 班友书、王兆乾总编校。虽名“剧目汇编”,但实际上是流传于民间的青阳腔折子戏剧本集。20世纪50年代,曾在山西万泉、江西都昌等地发现青阳腔古剧本,班友书、王兆乾等也在安徽岳西和潜山陆续发现大量青阳腔抄本。汇编入此书的青阳腔剧目,是“文革”劫后遗存,共有《卖水记》、《鹦哥记》等64个剧目140多出折子戏,另有“杂曲”和“喜曲”各15个,其中不少为明代剧目,可供研究声腔剧种者参考。

(4)《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 蔡毅编。辑录戏曲序跋以此书为首创,它和吴毓华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1990),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戏曲资料汇编。尽管校勘未精,标点有误,甚至没有说明序跋的版本来源,但对研究戏曲史论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戏曲文献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从现代曲学奠基人王国维开始,戏曲史论研究就与戏曲文献的发掘、搜集、整理、出版和考订密不可分的。许多老一代学者,像吴梅、郑振铎、孙楷第、傅惜华、赵景深、卢前、任二北、钱南扬、郑骞、冯沅君、周贻白、王季思、谭正璧、吴晓铃和叶德均等,他们基本上采用传统治学方法,通过注疏、排比、考证和辨伪,对戏曲起源、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家生平、作品归属、版本源流以及剧作语言等进行了梳理和笺证,为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显示出这一代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深厚功力。新的历史时期以来,除少数硕果仅存的老专家外,“文革”前已经崭露头角的中年学者

成为学术带头人,一大批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以中年学者为骨干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海内外文化交流增多,新的资料不断发现,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拓宽了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虽然仍以考据学为主,但是在戏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注意吸收民俗学、宗教学、人类文化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既重视从整体把握研究对象,又注意对个案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剖析。像徐朔方、徐扶明、蒋星煜、周妙中、吴新雷、吴书荫、邓长风、郭英德、俞为民等,都在明代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中有过不同的建树。

1.由于研究者注意从族谱、家乘和方志中发掘材料,而各省甚至县市都在编纂戏曲志,也非常关注本地曲家和剧作的情况,于是过去罕为人知的谢谏、郑之珍、藏懋循、余翘、卜世臣、袁于令等戏曲家的家谱,以及许多曲家的碑传墓志材料,才得以发现并公诸于众;引起大家对曲家生平和剧作的研究兴趣,产生了一批考证曲家家世生平和创作的论文,一些重要曲家的传论也陆续推出。早在1962年,就有徐崑的《徐文长》,此书的写作非常认真,数易其稿才成书,作者将徐文长置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和研究,对传主一生的重大行实都反复考订,做到言必有据,论断审慎。书后所附《徐文长著作考》和《徐文长书画著录简目》,也很有参考价值。后来又有徐朔方《元曲选家藏懋循》(1985)、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1987)、朱万曙《沈璟评传》(1992)、任遵时《明代剧作家周宪王研究》(1995)、姚品文《宁王朱权》(2002);邓长风所撰《明清戏曲家考略》(1984)、《续编》(1997)、《三编》(1999)等三书,对明清曲家的生平资料进行了辑录和考辨,用力甚勤,多有创获。

为曲家撰写年谱滥觞于上个世纪30年代,如容肇祖的《冯梦龙的生平系年》、凌景埏为吴江三沈(沈璟、沈自晋、沈自昌)所撰的年谱等,以后又陆续有曲家年谱问世,如黄芝冈的遗著《汤显祖编年评传》(1992)等。徐朔方为了深入研究汤显祖,同时也为晚明众多

曲家提供详尽可信的事实,澄清某些学术偏见,用三十多年的潜心积累和研究,终于完成《晚明曲家年谱》。此书共收录39家年谱或系年,按曲家籍贯分为苏、浙、皖赣3卷,对谱主的生平、著述、交游进行了比较认真地梳理和考证,使许多疑难问题趋向解决。此书不仅征引丰富,而且每家年谱前冠以作者所写的引论,各谱之间又互为补充,突破了传统年谱的框架,全书犹如一部内容翔实、观点鲜明新颖的晚明戏曲史,可谓戏曲文献研究的重要收获^⑥。

2.叶德均最早致力于明代剧目的清理和研究,收录在其遗著《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87)中的《曲目钩沉录》、《曲品考》、《祁氏曲品剧品补校》等,都是为人所称道的力作。随着《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刊印,各种戏曲书录和戏曲选本的发现,使剧目的清理和研究成为明代戏曲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傅惜华精心编纂的《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是他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中的两种。两书都以明代杂剧和传奇的历史发展为线索,按曲家集中编排剧目,再以剧目为纲著录该剧的文献记载、存佚情况、流传版本、收藏地点,并间有考证。因此,它们以其资料宏富、编排合理、考订精审、检索方便,成为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庄一拂《古今戏曲存目汇考》(1982),比《今乐考证》和《曲录》两书所录剧目,增出2600余种,其中明代杂剧和传奇的剧目也远超过傅惜华的著录。编者注意剧情介绍、考订本事来源、附记作品影响,这是此书的长处;但著录疏漏、考订欠精,错误时见,又为研究者所病诟。郭英德的《明清传奇叙录》(1997)、李修生等主编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1997)、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1997),这三种都是有影响的工具书,它们在明代部分的著录比较丰富,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融资料、考证和研究为一体,不单纯是供人检索查考的参考书录,也应视为戏曲文献研究的学术著作。

3.由于《中国戏曲志》编纂工作的开展,许多省份都涉及宗教戏剧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在湖南祁阳召开了首届目连戏学术研

讨会,并进行了内部演出,从而使宗教戏剧得到开禁。于是早已销声匿迹的目连戏和傩戏等,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在国外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成为发掘整理和研究的热点。朱恒夫的《目连戏研究》(1993)、刘桢的《中国民间的目连文化》(1997)等,都能立足于郑之珍《目连救母戏文》的本体,并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民俗、宗教、文化人类学的多视角,对目连戏的起源和演变史作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对目连文化现象的出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林河的《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1994)、《古傩寻踪》(1997),既对过去很少涉及的戏剧文化现象进行了发掘和探讨,也对戏曲的产生等问题重新予以思考。

4.大批戏曲文献经过卓有成效的发掘、搜集、整理和考订,为明代的戏曲史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而厚重的史料基础;在一些存有争议的重大学术问题(如:传奇和南戏的区别、文采和格律(或本色和当行)之争、“汤沈”之争、南戏声腔在明代的演变等)上都取得了基本一致的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影响的明代戏曲研究论著,如:曾永义《明杂剧概论》(1979)、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1980),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1983),叶长海《王骥德〈曲律〉研究》(1983)、《曲学与戏剧学》(1999),徐扶明《元明清戏曲探索》(1986),王安祈《明代传奇之剧场及其艺术》(1986)、《明代戏曲五论》(1990),胡忌、刘致中《昆曲发展史》(1989),周育德《汤显祖论稿》(1989),郭英德《明清文人传研究》(1992)、《明清传奇史》(1999),陆树仑《冯梦龙散论》(1993),俞为民《明清传奇考论》(1993),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1995),邹元江《汤显祖的情与梦》(1998),邹自振《汤显祖综论》(2001),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2002)以及徐朔方、孙秋克主编《二十世纪学术文存·南戏与传奇研究》(2003)等。明代戏曲研究正继续向纵深发展。

(下转第 218 页)

存,即亭考索诂专门(徐注:莫氏跋谓:毛斧季《秘本书目》所举二条并与此本合,所据即毛氏宋本)。我宗好事曾翻板,貌类中郎有虎贲(徐注:余藏桐城徐椒岑复刻本)。甲戌冬至日,为旭初内表阮题,虹隐居士。”下有印记:“兆玮印信”(白文、篆体)

据书中印记及名人、学者题记可知:是书首为清康熙、乾隆间浙江钱载收藏。接着(即乾隆年间)为邑人苏莱获得,后该书又入钱宗泰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钱将此书赠给了翁同龢。民国年间,铁琴铜剑楼楼主瞿耀邦收藏是书。1985年,耀邦弟熙邦将该书捐赠了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熟博物馆建立后,是书由该馆珍藏。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常熟博物馆

(上接第 155 页)

注:

①程有庆:《别本〈绣刻演剧〉六十种考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3-4期。

②陆树仑:《墨憨斋定本传奇杂考》,《戏曲论丛》第一辑,1986年版。

③参见徐永明:《姚燮与〈复庄今乐府〉》,《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④《戏曲研究》第四十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又见于李修生等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附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⑤如乾隆杨志鸿抄本《曲品》不搀入清人的《古人传奇总目》和《新传奇品》,恢复了吕天成《曲品》的原貌,并提供了不少新材料;文徵明手写魏良辅《南词引证》否定了昆腔始于魏良辅之说,使昆腔的产生向前提早了二百多年,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⑥参见吴书荫:《别具一格的晚明戏曲史——读〈晚明曲家年谱〉》,《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